翠袖乾坤

王海生

伍淑賢

王海生是誰？就是七十年代無綫配音日劇《二人世界》男主角的港譯名字，演員就是當年的「姿三四郎」竹脇無我，女主角是栗原小卷，劇中人叫麗子。為甚麼提起？因為竹脇無我今年八月在東京逝世，引起網上粉絲惦念，有心人最近更上載了全套當年的劇集。

印象中的《二人世界》是個浪漫愛情故事，男女主角因買音樂會門票向隅而認識，一見鍾情，五天後就談婚論嫁，火速非常。後來雙方都說服了家人，順利結婚。有朋友說，這是七十年代式的「性醒覺」，言下頗有「小兒科」之意。最近重看，其實這劇所謂的浪漫，只是開頭幾集的包裝而已。婚後的故事，馬上改弦換轍，細說一對小夫妻創業的經過。王海生本是大商行營業員，因覺得工字不出頭，改行成為小食店老闆兼大廚（其實是小咖啡店兼賣咖喱飯牛肉包和賣酒）。有甚麼比一段攜手創業的婚姻，更能代表那種親密的二人伙伴關係呢？互相扶持和成長，《二人世界》這劇名有多層意義。

以前看的時候，並不知這是大名鼎鼎日本導演木下惠介的電視作品。後來看了他一九五四年的電影《二十四對眼睛》，再看七十年代的《二人世界》，前者是鄉村女教師引領學生成長幾十年的故事，中間經歷了二次大戰，後者是東京都市青年在兩三年間成家立業的經過，故事和時代背景完全不同，不過細膩是一樣的，而七十年代的電視劇，因為主角都是俊男美女，加上商業化的都市風情，多添了份流麗。

上一代的日本導演，都擅長處理二人對談的文戲。《二人世界》裡最好看的，就是王海生和麗子邊喝茶、喝酒、做家務，和在小食店邊幹活邊談的戲。婚姻和事業這些人生大事的決志，就在這些細碎的交談和種種思前想後之中醞釀完成。香港電影很少有好看而合乎庶民常態的對談戲，不是太誇張，就是太文藝，所以我們的交談戲都不耐看。

琴台客聚

小報新聞寫實體

黃仲鳴

夜讀黃心樹的《亂世書寫：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》（上海三聯書店，二〇一〇年十二月），深感博引資料豐富，論證謹嚴。第二章引述了張愛玲一九四五年發表的散文《氣短情長》，指張愛玲所用的語言是糅合了「新聞寫實體」與「小報體」的元素。

所謂「新聞寫實體」，黃心樹在註釋中說，是當時上海頗為盛行的一種新的文學體裁，即報告文學。「小報體」則是一些「所謂主流作家（特別是左翼作家）用來貶低都市通俗作家的重要性的一個概稱。他們認為後者的作品中缺乏歷史視角。小報體作家將目光關注在日常生活瑣碎細節上，在左翼作家看來，這只是取悅於他們的讀者。」又說：「小報既不入流，小報體則不成器。」

這兩種文體，是一九九四年五月，柯靈和魏紹昌在上海接受黃心樹訪談時說的，至於「糅合」後，成為甚麼體？三人都沒有「尊稱」，這或可叫做「小報新聞寫實體」吧。然而，細觀張愛玲的《氣短情長》，「這樣的小事也許每天都會在任何一個城市中頻繁發生，上海的各家日報和小報都充斥着這一類的瑣碎報道。」黃心樹說，但她卻將張愛玲的文章拔高為：「事件本身的內涵其實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呈現事件的一個特殊的敘事框架」，這個框架就是透過「朋友的母親」，從遠處／高處看來／敘來。

這種「技法」，證諸當年的上海小報俯拾即是，只是出諸張愛玲之手，那自是另眼相看。六、七、八十年代的香港專欄文學，便有不少「祖師奶奶」的徒子徒孫，在生活雞皮瑣碎事件中大書一番。這是「新聞寫實」，不錯；這是「小報體」？可不全是，連大報都氾濫。「小報體」只是一個貶詞，貶斥這類文章不夠「高格」。

張愛玲愛讀小報，對日常生活非常敏感；小事往往透過她的妙筆成花。她亦愛看電影。我早年看《亂世佳人》（傅東華中譯為《飄》）便覺得，張愛玲《傾城之戀》靈感就是來自這齣當年轟動上海的電影。《亂世書寫》的引言〈郝思嘉遊記〉，一開首就引張愛玲的《我看蘇青》，將蘇青比喻為「亂世佳人」。黃心樹說：「在一座飽受戰爭蹂躪的城市的陰霾背景下，張愛玲的這種提法將一個清醒的女性形象置於前景之中，這個形象超越了民族、種族和文化界限。飢餓、死亡、物資奇缺、封鎖、空襲、社會動盪、個人悲劇，以及政治壓迫全都被推到了背景中去，蘇青就這樣被突出為她那時代的一個傳奇，代表了一個歷經磨難，頑強生存，並努力成長的個體。」

張愛玲將「亂世」的蘇青，看成是《飄》中的郝思嘉，黃心樹再予「畫龍」之筆，點出了張愛玲之意，是否貼切、真確，那還要深入探討。但《亂世佳人》中的男女主角，譜就的一段姻緣，當是張愛玲看過這部電影後，有感而發乎為文。

張愛玲筆下的日常生活、日常感觸，就是所謂「小報新聞寫實體」。

■這書細膩描述了上海淪陷時期的都市文化。　作者提供圖片

海闊天空

一趟豐實的旅程

蘇狄嘉

前輩好友是安藤忠雄忠實粉絲，擁有並閱覽了大師的所有著作中譯本，對早前本欄所載「安藤忠雄朝聖之旅」的文章，指點評介了一些擦身錯過了的重要景點，聽她一席話，再燃重訪關西之念。

聽前輩解說安藤作品的創作意念，如數家珍，以為她已悉數參觀遊覽過相關建築，卻原來安藤在祖國日本的作品，她是一個也未曾造訪。為報答她的推介解說，我受命策劃相關旅程行當，在相距不到六個月時間，與一眾好友再遊關西，再訪大師安藤。

在前輩的指點下，規劃是次旅程是一個愉快的任務。既有已訪但未細觀的建築群，同時加入早前未識的景點，更難得是前輩在出發前提供大量相關資料，先看文字介紹，再親身面觀實景，加上前輩現場解說，這樣豐實的旅遊經驗，是我這個慣常孤身上路的旅者從未有過的。

因為旅程要到的景點分散在神戶、四國、淡路、京都等不同地域，這趟旅程的另一特殊經驗是，在八天行程中嘗試了日本多項不同的交通及運輸設施。航班抵日的當天，就試搭了從關西國際機場直通神戶港的港灣快船及港口電車，把交通時間縮減一半，趕及在神戶市的首個活動——與神戶牛扒的約會。也嘗試了久聞其名、如雷貫耳的日本「宅急便」服務，把五人團隊的行李由神戶市遞送到在淡路島的住宿酒店，使我們可以輕裝上路，輾轉搭乘多程火車、客船、巴士才能抵達的藝術小島——直島遊玩及住宿。這些經驗真實的印證了日本交通運輸建設的完備，便民無數，非常值得學習。

百家廊

狗·廟會·看戲

霄櫻

嵇康遊山澤，觀魚鳥，心甚樂之，我則甚喜攜狗去趕廟會或去看戲，現在想起卻憶少年行樂處，軟紅香霧噴京華了。

狗剛抱到家時，還沒滿月。12歲的我正守着火爐稀裡糊塗地看殺氣騰騰的《水滸傳》。忽然看到一個毛綫團般鬆軟的動物打着寒顫站在紙箱子裡，發出寥落的吱吱聲，這就是我從姑姑家約好的母狗頭胎。我弟弟幫我帶回來。我連忙去煮白水雞蛋。狗不嬌氣，吃了不到10天的雞蛋就能上街跟人跑了。

北方的冬天，蒙霜的房頂閃着熠熠的光，輕盈的讓人驚訝的金屬色。溫庭筠曾寫人跡板橋霜，這木葉盡脫的樹林靜寂着，枝幹像是木然而立的卸甲士兵。我步行去廟會，雪尚未消盡，狗邁着小碎步，身上的黃毛微微炸開着，就像略受潮的年畫上的生肖狗跑到人間了。

寺廟的繁華是以香火生意為主，這與集市上坦然無畏的殺豬賣羊的市井交易相比飄逸多了。這朝聖的熱鬧，最美的還是祭拜用的獅子銅爐上燒了一半的香燭，銅爐裡的沙子和雪地上都有爆竹隨意的嫣紅碎屑，佛的慈悲和人世的喜慶都溫吞吞地畫出來了。我俯下身子歡喜地拾着紅紙片，用手捻成捻子，再撒到空中，狗就前腳跳起來，用嘴接着，落在地上的，它就用爪子抓，翻滾着，背躺在雪上，朝天的爪子上沾滿紅紙，甚是可愛。

有人在娘娘廟門前下跪求子，脖子被割開的母雞綁在新砍的松枝上，翅膀撲稜着，紅雪被扇起來，那人於是用手按住雞翅膀，雞動彈不得。狗用鼻子拱了拱我的褲腳，嗚咽兩聲，跑過去嗅了嗅紅雪，哀傷又急切地朝我跑過來，像是加急的小火車。我蹲下來，用雙臂接着牠。牠的頭不停地摩挲着我的手掌，粉紅的耳朵時而翹起來時而扁平，就像春風吹過野蕨。

看戲更孤獨。村裡每年都請戲班子駐唱，舞台用木柱架起來，多則一個月，少則一星期。河南豫劇連對白都充滿歡騰耿直的力量，主角性格幾乎都是命運挑斷腳跟，反而格外疾如飛，又是拉家常的熱切口氣去說似乎輕而易舉的人生，這豁達實在讓人艷羨。我對舞台上表現主義的樂觀是不感興趣的，我只願意在拍大腿認同台上的人們中間鑽來鑽去，狗也寸步不離。

我光臨最多的是戲場外賣棉花糖的自行車，車頭前綁了一個高高聳立的木棒，外面一層層捲着薄膜，棉花糖插在上面。我個子矮，仰頭看着，那無數的棉花糖彷彿是從雲霄到一直結實簇擁到末端，像是葳蕤倒插的潔白山茶。有的孩子有零花錢，左手拿着棉花糖，右手也拿着棉花糖，輕側着頭，舌頭在棉花糖上一點，輕輕一捲就全部入口了。我只能乾看着，看着本來枝枝蔓蔓的車頭離奇而迅速地恢復原本光禿的模樣。我畢竟不能乞討，便求暖似地抱着狗，狗用舌頭舔着我的臉頰。有的孩子把吃剩下的棉花糖芯棍笑嘻嘻地扔在我前面，我很難受，抱着狗轉身離去了。

書上說最難是風雨故人來，這有些臨水照花添畫眉人的意思。錦上添花的好都這麼難，更別說是雪中送炭的好了。

我抱着狗躲在無人的麥秸垛後面，把狗放在地上，茫然無措地看着狗，我想狗也許會跑開不理我吧？狗一動也不動，溫厚清潔如嬰兒的眼神看着我，還毫無顧忌地用爪子抓着我已經開縫進了水的破棉鞋，我哭了。

我最感興趣的是卸妝的後台。台上是敲鑼打鼓忠孝節義的故事，只要有人接班就永遠大開大合，風風火火。台後的才是細水長流平樸謙遜的小人物。眾多孩子們也用手扒着後台的木樓梯，嗤笑着，用手指點着上面掛着有氣無力的假紅鬍子，太癱軟了，這鬍子在台上嘴巴一吹就是洋洋灑灑，轉身段的時候也能優美絕倫地飄起來。那件天青色的戲服，小楷般的素花，竟然沾着不小心落上去的胭脂紅，還有香煙燎的黑乎乎的小洞。高腳靴，在舞台上達官貴人的鞋是看不到的，僕人或者犯人就必須露出那醜陋的高腳靴。此時這高教靴都凌亂不堪地雜放着，有股逼人的鞋臭，都是黑鞋面，厚厚的白鞋底。剛下台的演員過來呵斥轟趕，眾多孩子們一哄而散。

■我的小黃狗現在在哪裡呢？　網上圖片

我為我剛看到的情景感到悲哀，又走了回來。我一手抱着狗，一手扒着木樓梯。看到一個年輕女子倦怠地閉着眼，一隻手摳着滿是泥污的腳縫，肯定是骯髒的高腳鞋所致，另一隻手放在胸部，我伸探着頭才看到，原來她在餵奶，用手摸着嬰兒的頭！狗忽然不安地叫了一聲，我趕緊跳下樓梯，把狗放在地上。她往這邊看了一眼，目光帶着某種憤恨和委屈，看什麼看！看好你的戲就行了！我知道她是不需要我憐憫的，憐憫是太容易被誤解的詞彙，比如會與輕視混淆。我也是在多年後才理解她的敏感，這敏感是把所有的失望覆蓋上皚皚白雪，然後形成新的無關痛癢的地貌。

我經常陷入呆滯思考的，我因她凋零的眼神，那別樣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，甚至那不知與何人所生的孩子，我都極其好奇。

我想了半天，一無所得。狗也不見了。我叫喚牠好幾聲，沒有回應。我站在對着觀眾的戲台子下，往上看是豹紋般的雲朵，龜裂的天空，然後像是無煙煙囪般的沉默的樹木，然後是清一色黑乎乎的人頭，沒有人看到我，也沒有我的狗。我抱着柱子啜泣起來。我太懦弱，我那時除了等待什麼都不會做。我等待我的狗突然出現，就像是以前一樣，痛痛快快地朝我跑過來。我等着，直到寒氣淪肌浹髓，戲台休班。有人在揮舞着小火棒，曇花一現的美麗自燃的小軌道。我想我從那時起便開始認識和理解失去了，這是大痛之外一種瓷片般的刮，刮到眼睛會受傷，刮到耳朵會聾，刮到臉會毀容，我不想被刮到緊要部位。

我坐在那裡用上衣蓋住腳，依然是冷。我姐姐找到我把我領回家，安慰我說姑姑家還有第二胎狗娃。我大哭，我再也不養狗了。

思旋天地

勿當「冤大頭」

思旋

俗語有云：「一個酸梅兩個核，今時唔同往日」。以今時今日的中國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中國，其在世界話語權日增。中國總理溫家寶稱：「歐洲債務危機對環球經濟復甦是挑戰。」他表示中國將會對援助債務危機與大家合作。不過，全球聚焦在中國，期望在歐洲債務危機形勢嚴峻下扮演「救世主」角色。然而，相信大多數國民面對歐洲現時千瘡百孔的爛攤子，甚至可能是無底深潭，不希望中國太投入援歐，切勿輕易當「冤大頭」。

希臘因反對接受歐盟援助方案，推卸責任要人民作公投表態，總理為此付上下台代價。雖改變公投的決定，但總理位置卻要易手。過渡總理由歐洲央行副行長帕帕季莫斯接任，並將組織聯合政府。表面上希臘政治危機似暫平息，但經濟危機卻非短期可能解決，接踵而來的是引發起意大利，債息曾高達七厘多，環球金融市場再起波濤，動盪不已。市場人遠憂是如火燒連環船，下一個危機者會否是法國？

其實，當「歐盟」誕生之初，對歐洲多國文化與背景不同且距離大，經濟實力相差太遠的組合能結盟，實在是異數。組盟最積極的是歐洲火車頭大阿哥德國。當年我曾笑謔之「且看德國如何拖引着這班窮親戚共富貴哩？」不幸危機出現接踵引爆禍及全球。當年英國沒加入歐盟，今日看來是明智決定。歐洲債務危機如同美國次按危機所引發連串金融危機，有完沒完。其實，現實說明，歐盟應檢討要制定「歐元退出機制」，以穩定歐元及環球金融市場。

現時，中國，包括香港的出口大受影響，明年GDP增長必放緩，外圍政治與經濟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素，我們雖遠在亞洲，然而，全球一體化的今天，我們又豈能獨善其身而不早作警惕，預作籌謀應付之。香港有豐厚儲備宜作適度基建或公眾措施的投入，有助經濟向前發展，有增就業職位以穩定社會，增加市民信心。政府官員要作出金融風暴的應變計劃，每個市民同樣要作出風險處理準備。

生活語絲

在京險遭車禍

吳康民

說來真巧，我在十月二十七日剛在他報發表一篇評論內地文明缺失的文章。文中指出內地不守交通規則的駕車文化太驚人，並舉例說在雙綫爬頭，不准左轉的地方卻竟然左轉等等。就是在同一天，便在北京險遭車禍。原因是右綫有一車突然穿出企圖左轉，險些兒與我乘坐的小汽車相撞，造成車禍。

事緣在北京東長安街，本來是一條筆直的通衢大道，四綫行車，右邊的三條車路都必須直行，只有靠左的一條行車道才可以左轉。我乘坐的汽車在靠左的一綫，準備左轉，這一條行車道暢通，但右邊的三條直行的行車道卻堵塞。靠左的行車道既然暢通，我們的車當然稍為高速前行。右邊的一條行車道，有一輛小車大概等得不耐煩，突然插入左綫準備左轉。事出突然，好在我所乘的小車司機機靈，緊急剎車，才避免一場車禍。但我坐在後座，由於緊急剎車，人體向前猛碰，胸部隱隱作痛。司機連連道歉，我卻讚揚他的機靈，否則兩車相撞，後果不堪設想。那架冒失的汽車左轉時，還看到那位司機用手機講電話。

晚間再次外出赴宴，又碰到緊急剎車，原因是前面小巴突然停車，可幸這一次沒有上午的那麼嚴重。

北京的駕車文化尚且如此，其他各地的更加不堪。北京的司機們慨嘆汽車增長神速，有駕駛執照的有好幾億人，良莠不齊，難怪全國車禍有增無減，近月涉及港人的也有多宗。

據加拿大多倫多友人日前來電，說中國的佛山女童小悅悅被車撞傷，途人均未及時報警救治，終因時間延誤喪失寶貴性命。此一事件，當地主流中西報章，均以之為頭條。可見內地的文明缺失，人性冷漠，已引起國際關注。

駕車文明，我曾多次著文批評，指出國際準則，都是汽車為行人讓路，而不是人車爭路，令人寸步難行。而魯莽駕車，更是車禍主因。現在雖然不時興搞運動，但我仍認為要舉行一次文明駕車教育運動才好。

詩幻留形

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隨想

陳智德

上周在百老匯電影中心一連兩天看了電影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系列之《尋找背海的人：王文興》、《朝向一首詩的完成：楊牧》、《兩地：林海音》和《如霧起時：鄭愁予》，另外有關周夢蝶和余光中的兩齣，全因時間考慮才沒有買票。我一個月前已預購了戲票，後來才接到其中兩次影後座談的邀請，但沒關係，這樣的電影確實值得購票入場觀看。

幾位文學大師當然各有文采，但紀錄片也有紀錄片的拍法和電影形式本身的藝術，以電影角度而言，我個人最欣賞的是陳傳興執導的《如霧起時：鄭愁予》，雖然六位作家當中我最喜歡的是楊牧。《如霧起時》一片結構嚴整，視野也最開闊，導演把鄭愁予放回台灣現代詩發展的歷史脈絡當中，作為同時代一眾文學工作者之一。作為以個別作家即鄭愁予為焦點的紀錄片，《如霧起時》當然也有呈現鄭愁予的文學成就和個人特點，但沒有流於偉人式或歌頌式的處理，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。

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系列影片除了作家生平和訪問，也有演繹作品的部分，在我所看到的四齣影片中，有三部都使用了動畫，效果都很好，《尋找背海的人》在動畫以外也有使用劇場方式演繹，惟《如霧起時》沒有使用動畫，雖然鄭愁予是詩人，但影片中沒有使用觀眾預期的朗讀詩歌方式，而純以文字配以影像處理，沒有人聲朗讀，鄭愁予的詩歌反而更親近可感，我覺得這也是導演高明之處。

在觀看這四齣影片之際，除了思考該四位作家的文學成就，我腦際不斷浮現一個一個香港作家的名字，並一再沉思，我們也可以有這樣的電影嗎？香港文學的故事應該怎樣述說？如何讓香港的觀眾也關心香港的文學？甚至，如何讓香港文學的逾半世紀歷史向世界呈現？